

邱苏滨◎著

XILIANCHENG

喜连成

喜连成的四十四年，前后培养了
喜、连、富、盛、世、元、韵、庆八科
将近八百名学生……
在社会上享有盛誉，
为京剧艺术造就了大批人才。

看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喜連成

邱苏滨◎著

XILIANCHENG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喜连成 / 邱苏滨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387-3457-7

I. ①喜... II. ①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258994 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魏洪超 林小林

封面设计 孙 俐

技术编辑 杨俊红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袭、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喜 连 成

邱苏滨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字数 / 559 千字 印张 / 26.5

版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4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第一章

/

牛家大少爷牛子厚结婚的当天，二东家牛祥麟骑着他那匹兔灰骡子跑了。

牛家大院的气氛变化阴晴雨雪，从看门人老魏的脸色上就能判断出来。就说今天，早上开门时，老魏的脸上还充满了喜色，可到了晚上，脸就拉下来了。

老魏不老，才二十多岁，只是面黑。用牛家大少爷牛子厚的话说，面黑主寿，年轻时看不出嫩相，老了也没有老相。大少爷说这话时才十四岁，还真说对了，老魏长寿，大少爷去世时七十三岁，可他还活着。大少爷会点儿相面，跟北山的和尚们学的，跟那个唱皮影的赵瞎子也学了点皮毛，有机会就卖弄一下，说得神秘神秘的。老魏笑笑，似信非信，这小牛犊子就是怪，不像个大少爷。牛家大院本身奇怪的事就多，老魏并不在意，他是院里的人，但外人不一样。深宅大院，有太多的人和事让人想象，捕风捉影地猜测，有意无意中，总是想探听一下大院里的动静。而牛家大院里有事没事，吉林城的人首先就会从看门人老魏的脸色和动作上看起来，有开心的事，他会抱着膀儿跟出来进去的人逗两句，遇到烦心的事了，瞅谁不顺眼都敢大声吆喝，包括牛家的少爷小姐们。牛家大院的风云变化，就看他的脸色了。每天，人们见到的第一个大院里的人就是老魏。

正常情况下，一大早，老魏打开大门，总会有一队人走出牛家大院，那是大院里的挑水工，十多个，担着水挑，排成一列，直奔江边。

江就是松花江，远道来的，那头儿里就是长白山，据说是关东最高的山；山顶上是天池，汪着一潭水，说不清有多深，通着地窍；水泄下来，气势恢弘，沿途穿石跃涧，跌宕腾挪，也据说有一千来里地。这一高一深一远，就让人神往。自从满族人入关坐了北京的金銮殿，长白山就成了满族人的圣山，被视为祖先的发祥地。而松花江流域，便成为了皇家禁地，禁止关内汉人流入。一直到道光年间，朝廷废除了禁令，才有关内流民大批涌入，或开荒种地，或挖矿采金，或搜山打猎，俗称闯关东。牛家的祖上牛金玉就是这样来到吉林的。

松花江流经吉林时，江水开始变得缓慢起来，静而无声，呈倒S形穿过城区。牛子厚又解释了，说这是阴阳鱼，太极图。两条鱼形，乃阴阳二气环抱之状。阴气

盛于北方，为纯阴，居坤卦之位。阳气盛于南方，为纯阳，居乾卦之位。阴阳互补，天地和谐。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他又据此说，吉林前有朱雀山，后有玄武山（就是吉林人都熟悉的北山），左边有龙潭山，右边有小白山，正应了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之说。吉林是块风水宝地，居于此处，人事兴旺、发财；葬于此处，后代富贵、显达。这话人们听明白了，吉林就是个好地方，要不怎么会是龙兴之地！不光当今朝廷看重这块地儿，大明朝的时候，这也是块宝地。永乐年间，朝廷就在这里设厂造船，是为了给黑龙江入海口的奴尔干都司运送粮食、军械等，连朝廷的钦差也是在此乘船前往奴尔干都司视察巡阅。所以吉林古称“船厂”。清初，又在此设了水师营，康熙皇帝视察吉林水师营的时候，还留下一首气势磅礴的《松花江放船歌》，里面有一句“连船接舰屯江城”的诗句，吉林便又有了“江城”的别称。

眼下，水师营已不复存在了，造船的码头空置着，沿江一带，繁荣起了一条街，聚集起一座座民宅；沿着江边，兴起了三道码头，专供百姓渡江或者商船往来。每当有客船或货船停靠时，码头上便热闹非凡。自然地，顺着江沿南北向形成了三条通往城区的街路。吉林城的发展显然是以这条江为基准的。临水而居历来是宅地首选，牛家的宅院，就坐落在松花江边。当家的，是牛金玉的孙子、大东家牛化麟。这座宅院，就是他主持修建的。

牛家大院占地近两晌，分东、中、西三个院落，房间足有二百多间。二道院墙上，雕刻着各出戏曲人物，牛郎织女、西厢记、桃园三结义、许仙借伞……可见出主人的兴趣爱好。中院有假山，有一个大花圃，种着石榴、桃、葡萄之类的，还有一个大花窖，四季都养着花。靠花窖的墙根处，一排立着十几个特大的水缸，每天都得有十多个挑水工取水灌满它们。大院南临松花江，北接河南街，东西横跨二道码头至三道码头。

牛家大门旁挂着一块“牛宅舍粥”的牌子，门前，架着两口特大的粥锅。这是牛家的粥棚，一年四季，每日午时开始舍粥。领粥的人中男女老幼都有，还有很多叫花子，有的拿着碗，有的端着盆，还有的干脆提着桶。到了粥棚，领了号牌，排上队，秩序井然。

今天日子特殊，一大早，看门人老魏喜气洋洋地打开了大门。紧接着，大门两边就贴上了红喜联，门楣上挂了红灯笼，门板上贴了双喜字。还没到舍粥的时候，大院门口已经热闹起来了，沿街扩散开去，路两边都拥着人，好像全城的人都来了，聚到了牛家的大门口看热闹——牛家大少爷牛子厚娶亲了。

牛家是吉林城首富，关东大户，富有的程度，不是用数字就能说得清的。老百姓传说，牛家人走几千里路，不喝别人家水，不吃别人家饭，意思是说，很多地方都有牛家的买卖，北到黑龙江，南到上海杭州，牛家人走到哪儿，都有牛家的买卖接着。可见这家世了得。何况，牛家娶亲，娶的是当朝东宫太后慈安的侄女儿乌雅氏，那阵势和豪华自不必说。

只是新郎让人见怪，才十四岁，他没有骑在马上，也没有走在花轿旁边，而是

夹杂在鼓乐队中，很卖力地吹唢呐。若不是身着长袍马褂，披红挂彩，那神情也就是个吹鼓手，还是个卖力气的吹鼓手，鼓着腮帮子吹得如醉如痴，惹得看热闹的人一阵阵地发笑。到底还是个孩子，贪玩儿，吹着一样还嫌不过瘾，又跟喇叭手换了家什，一路吹着就进了牛家大院。牛家大掌柜刘寿清跑来拉住他，说我的大少爷，赶紧去吧，你再去不去别人就去拜堂了。他这才做了个鬼脸，在人们的哄笑声中当起了新郎倌。

婚礼是按着旗人的规矩办的，因为女家是旗人，姓乌雅氏，满洲正黄旗，祖上出过皇太后的，就是雍正皇帝的母亲。至于与当朝的慈安太后是怎么沾上的亲，却是谁也论不清。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皇亲。这样的人家嫁女，当然是有说道的。大东家牛化麟先还不太同意，牛家是汉人，牛家娶亲干吗要按女方规矩？可女方家坚持，说其他的规矩都随了牛家，嫁妆多少也不计较，只要这一样。牛化麟不是那种咬死理的人，按理满汉还不通婚呢，何况旗人向来是瞧不起商人的。若不是乌雅氏家道败落了，也不会将女儿嫁给牛家。乌雅氏家除了剩下这个高贵的门第，还有一个考了举人的哥哥，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而他牛家唯一缺的就是这个。牛化麟的意图很清楚，攀上这么高贵的亲戚，牛家就不只是有钱了，面子上也好看，这会给富有的牛家带来贵气。这样想想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太太王氏还想说道说道，听丈夫劝了两句，也就罢了，不过心里却打了个结。

牛子厚却不懂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只是呆头呆脑地听任大人们摆弄，让他拿着弓箭朝新娘的轿子射三箭他就射了三箭。新娘下了轿，他和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在天地桌前面对牌位跪拜，听人喊着，拜天地，拜父母，又面对面地拜了。新娘怀里不知什么时候抱上了一个瓶子，说是宝瓶，里面装着五谷杂粮。新娘就抱着那个宝瓶，迈过火盆，又从放在门槛上的马鞍子上跨过去，进了洞房。新娘在炕上坐稳了，有人让他拿着一根秤杆去挑新娘的红盖头，又把这盖头扔到了房顶上；接着他就被按在新娘子的旁边坐下，有人把他的右衣襟压在新娘的左衣襟上，说这是“坐福”，因为新娘子坐的褥子下塞了一把斧头；然后又有人让他和新娘喝交杯酒，吃半生不熟的面食。

牛子厚被折腾得晕头涨脑，也不知这些说道都是什么来头，只盼着快快完事。新娘子很漂亮，梳着高高的架子头，上面系着很大的一朵花，穿着红红的嫁衣，羞答答的样子。他凑到新娘子耳边说了一句话：“真像戏台上的人儿。”

新娘脸红红的，眉眼一抬，嗔怪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就透出了一丝冷意。他愣了一下，还想说点儿什么，却被女眷们挡开了，说出去出去，新娘子“坐福”呢！

牛子厚就离开了洞房。

中院很敞亮，有几棵健壮的老柳树，还有几棵繁茂的老槐树，都很规矩地站立在适当的位置，遮下一片阴凉；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摆放着花盆，开着鲜艳的花，装点出一派喜庆。空场上摆了几十桌，前来贺喜的人们呈上贺礼，被请到各个桌前

入席，都是些商家官衙和各路有头有脸的人。牛家在吉林城是很有面子的，差不多的头面人物都来了。聚在这儿，不光给牛家捧场，也让自己沾光，觥筹交错间也是一种显摆。牛子厚披红戴花地进了中院，一时间没有人发现他，他知道其实人们也不是奔着他来的，迟疑了一下，抬脚就奔了前院。前院也设了两桌席，都坐得满满的，却是一水儿的叫花子，吆五喝六地吃喝，俨然也是贵客。叫花子们都看见了他，一起嚷着敬大少爷一杯喜酒。

牛子厚也不推辞，接过一个小叫花子端过来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摸着小叫花子的头，说：“小傻子，吃饱了我带你玩儿捉胡子。”

小傻子一摇头，说：“我不当胡子头了！”

牛子厚说：“我当。我当行吧？”

叫花子们一起起哄。牛子厚来了兴致，干脆坐下，与叫花子们推杯换盏地喝起来，直到他的小跟班周焕忠跑来，说大东家让你去中院敬酒呢，他才跟着周焕忠回到中院。

牛化麟见牛子厚过来了，就带着他一桌一桌地照应着，给各位长辈敬酒，拱拱手，让一让，却不过时，自己也喝上一口。偶一抬头，见二弟牛祥麟端着酒杯，穿梭在酒桌间，已经喝得头重脚轻，却还在寻人喝酒，就皱起了眉头，转头嘱咐跟在身后的刘寿清，说看着点儿老二，别让他惹事。

这二东家牛祥麟平日就是个贪杯之人，遇到这种场合，更是放开了性子，还能管住自己了？刘寿清的提醒，不过就是耳旁风，酒过三巡就没了二东家的身份。

结果，喝醉了酒的牛祥麟闯进了新房。

乌雅氏还在“坐福”，陪在身边的丫环和女眷们都跑到中院看热闹去了。牛祥麟呵呵地笑着，说要看看太后的侄女儿长啥样，看见太后的侄女儿也就当看见太后了，并自报家门说我是牛犊子的二叔，在京城当兵马司副指挥使。他还显摆，说知道我咋当上的兵马司副指挥使？我救驾有功；知道我在哪儿救的驾吗？在窑子里，同治爷也去逛窑子，正好遇上……

牛祥麟踉踉跄跄地往前凑着，还没近前呢，新娘子却大声喊叫起来，倒把他的酒吓醒了。

太太王氏正领着女眷们来看新娘子，没进屋先听到了新娘子的叫声，没等反应过来，就见牛祥麟慌不择路地从里屋退了出来。王氏说他二叔你干啥来了？牛祥麟讪讪地一笑，说去看看新娘子长啥样，不待王氏追问，便扬长而去，留下了一股子酒气。王氏回头看新娘子，新娘缩在炕里头，一脸的惊惧和委屈，还用小手帕擦着眼泪，显然被吓得不轻。王氏安慰地朝她笑笑，说算了，别哭了。他是你二叔，酒喝多了，就那么不着调的玩意儿。

婚宴散后，牛化麟才听说了这件事，他拍着桌子喊下人去叫老二。下人找了一圈，回话说二爷不在，骑着他那头兔灰骡子跑了。牛化麟就又打发牛家源升庆钱庄的二掌柜陈昌泰骑上马去追。没过多久，陈昌泰独自回来了，说二东家回京城了，

他的骡子跑得太快，没撵上。

牛化麟气得摔了茶杯，把气都撒到了陈昌泰的身上：“没撵上？你是没想撵！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勾当？平日里都是你带着老二出入花街柳巷，就没干过正事儿。”

陈昌泰没吭声，站在那儿，一脸的委屈。

刘寿清劝解说：“大东家息怒，怨不得二掌柜的。二东家就是这么个人。走就走了吧，好在没出啥事儿。”

牛化麟长叹了口气，说：“伤风败俗，真是伤风败俗！老二算是把咱牛家的脸面丢尽了。”末了叮嘱一句，“告诉京城咱家的买卖，不许从柜上给老二支银子花。”

刘寿清应着，却明显地没有底气。牛化麟也知道，他这个二弟是个无法无天的主儿，在牛家，也只有他还能镇得住，那也只是在他眼皮底下的时候，一转身，那真是天王老子第一他第二了。他要在京城牛家的源升庆银号里支银子，谁敢说不给？也只瞒着他一个人。他也明白那些窟窿多半都由刘寿清默许抹平了，只是故作不知罢了。



牛祥麟出走之后不久，牛化麟就把陈昌泰给辞了。

牛家在关里不少地方都开有商号，大掌柜刘寿清一年总要出去一两次巡视这些商号，每次回来都要查查源升庆总号的账。这次查账，有几笔不清不白的银两交割让他起了疑心。陈昌泰解释这几笔账都是二东家支走的，但他说不清二东家拿银子都干了什么，就算是二东家拿走了银子也得有个凭据不是？陈昌泰说二东家在柜上支银子从来无凭无据，我一个吃劳金的能有啥办法？刘寿清没再做声，回头对大东家说起了对陈昌泰的怀疑。他说二东家是没少在柜上支银子，但二东家从来都理直气壮明着要，包括他吃花酒用的银子都不隐瞒。二东家有一样好，不会藏奸耍滑。怕的是陈昌泰借二东家之名，做些私吞银子的事。刘寿清四十来岁，是牛化麟的父亲牛升云留下的老人儿，当着牛家的总掌柜，还兼着源升庆钱庄的大掌柜，牛家的生意他当得了一半的家。牛化麟虽然是大东家，可对具体生意一般不过问，都由他说了算，无论是用人裁人还是买卖开张关张，只要刘掌柜拿个主意，牛化麟没二话。

牛化麟想他不会轻易说出这番话，便说：“那么大一笔银子，也没入账，从岸上就没了？陈昌泰是不是胆子太大了？”

刘寿清说：“以往他仗着与二东家交好，就是有人知道他背地里做些刨食的事，也不敢说他啥。我虽兼着源升庆钱庄的大掌柜，可长年在外，钱庄的事也就陈昌泰说了算。他跟二东家要是勾连起来，怕是你我都会被他的瞒得严实。”

牛化麟生气地说：“糊弄东家的掌柜，这样的人还能留吗？”

牛化麟叫来陈昌泰，让他把二东家支走的那几笔银子说清楚。牛化麟一脸怒气的坐着，目光有些阴郁，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威严。刘寿清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

说，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烟袋。

陈昌泰一看这阵势，心知是无法隐瞒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乞求着：“大东家，我错了，我不该由着二东家的性子，私截了钱庄的银子。大东家，这银子我可是一分也没往自个儿腰里揣，都付了二东家的花账赌账还有烟土钱了！”

牛化麟说：“恐怕不止吧？我听说你私下里还放贷呢！”

陈昌泰说：“大东家，这是没影的事儿，一定是哪个被昌泰得罪过的小人诬陷我的，大东家你可得明察！”

牛化麟却毫不松口，说：“就算你没有私自放贷的事，钱庄的钱从岸上就没了，哪儿去了？没揣在自个儿腰里就说得过去了？你是掌柜的，东家的钱你不精心经管，还好意思说二东家的不是？”

陈昌泰说：“是，是我的不是，我太纵容二东家了。我早就想把事情告诉大东家，可二东家威胁我，我就没敢说。我对不起大东家，我该死。大东家，念在我为源升庆做过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放我一马吧。”

牛化麟冷笑一声，表情也是冷冷的，说：“看你也为源升庆出过不少力，我就不把你送官了。不过，源升庆是不能留你了，你自个儿找出路去吧！”

陈昌泰就哭了，哭着求牛化麟给他引荐个地方。牛化麟没答应，说我给你留足了面子，看你自个儿的造化了。

陈昌泰站起身，抹干了脸上的泪，说了一句：“牛东家，往后在哪儿遇见，有个磕磕碰碰的，你多担待些。”说完头也没回就走了。

牛化麟听着这话就不是味儿，正琢磨着，刘寿清说：“大东家，咱们得罪小人了！”

牛化麟哼了一声：“怕他！看他在吉林这地界还能混出来不！”

陈昌泰离开了牛家源升庆，果真就再也没有混出来。被牛家钱庄辞退的人，别人家哪还敢用？何况外界传闻，多半都说是陈昌泰手脚不干净、捞银子被东家抓住了把柄。行内的人都说是陈昌泰贪心了。牛家从牛金玉那儿就传下了规矩，做买卖东西家一共分十五个份子，东家得五个份子，剩下的十个份子由总掌柜、大掌柜、二掌柜，管账先生、吃劳金的，伙计、学徒这些西家一起分。表面看牛家比那些四六分成的商家得的少，可伙计们有心劲儿。伙计有心劲儿就能多销，多销多挣，牛家剩的自然就多了。牛金玉有个理论，将心比心，谁都有发财的欲望，你不让下面的人多得，天长日久必生邪念，免不了就有人贪污盗窃，还有的怠工，反倒得不偿失。正是这个分红办法，才为牛家笼络住了不少能人，支撑着牛家的买卖一年比一年红火。

陈昌泰作为源升庆钱庄的二掌柜，年底的花头自然也不少拿，可他却还不知足，可见是心胸窄了。

不久，陈昌泰就在吉林消失了。

牛子厚娶亲后，牛化麟开始让他介入牛家的生意。

婚礼的第二天，牛化麟和王氏就领着一对新人拜了家庙。家庙在大院的后院，供着牛家的先祖——牛金玉、牛升云、牛升霄等。当年牛金玉带着他的两个儿子牛升云、牛升霄从山西老家逃荒过来，在吉林城的东关落了脚，开荒种地，攒起了一点儿家底。后来开起了大车店，又做起了倒腾山货的买卖，然后进山挖人参，开金矿，逐渐挣来了如今巨大的家业。牛家富了，可还没忘了过去的苦日子，没忘了穷人。牛金玉留下了一条家训，冬舍棉夏舍单，一年四季舍粥，救济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

牛化麟就像当初父亲对自己传授的一样，把这些事又对牛子厚和乌雅氏说了一遍。

牛化麟生了三个儿子，老大牛秉坤，字子厚，小名叫百顺，有个外号叫牛犊子。老二牛秉震，老三牛秉乾。牛秉乾早年就过继给了二房的二太爷。牛子厚是长子，将来是要继承牛家家业的，六岁时，牛化麟便请了侯秀才为塾师，教他四书五经。牛子厚体弱多病，为了好养活，依照风俗，牛化麟又把他送到北山做了“跳墙和尚”，长至十二岁才还俗。牛子厚生性贪玩，尤喜唱戏听曲，会拉各种乐器，这都是做“跳墙和尚”时跟着那些和尚学的。他悟性极高，学啥像啥，琴棋书画、诗曲唱词、扶乩算卦、诊脉开方，只要是能接触到的，无不兴致勃勃，却独独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每想到此，牛化麟的心中都会涌上一阵隐隐的忧虑。这也就是他早早地给牛子厚娶亲的动因。

牛化麟对乌雅氏说：“百顺媳妇，你比百顺大几岁，以后多管束着他一些。百顺贪玩，让他多干点儿正事儿。”

乌雅氏看着王氏，又看看牛化麟，点头应着，得到允许后，像个姐姐似的拉着牛子厚走了。

王氏看着小两口的背影，对丈夫嘀咕着：“这媳妇看着可有心计，咱百顺怕是没有舒服日子了。”

牛化麟却说：“这样也好。他也是太舒服了！明天开始，就让他跟我巡视商号去。”

果然，第二天起，牛子厚就再也没有好觉睡了，哪怕赖一分钟的炕，乌雅氏都不允，连哄带劝地把他叫起来，一边服侍他穿衣服，一边说些男人该要强将来要顶门立户的话。牛子厚只得揉着睡眼，打着哈欠，跟着牛化麟和刘寿清去巡视牛家商号。

乌雅氏个子比一般的女人要高，清瘦，话不多，很沉静，该请安时请安，该孝敬时孝敬，守着大户人家长媳的身份。牛家大院里的生活完全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简直没有什么规矩，有时主子和下人玩到一起，也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仆人了。还

有，婚礼那天，牛子厚把她比做戏台上的人，她就很不高兴，怎么说她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怎么能比做戏子？平日里，牛子厚不是学唱戏，就是要皮影拉二胡什么的，她很不喜欢。有一次她跟王氏告状，王氏却说打小他就喜欢玩儿，也坏不了啥年景，由他去。她说咱牛家是有脸面的人家啊。王氏反倒不高兴了，说我们老牛家刚发起来，还没脱了土包子气呢！我就是小户人家的女儿，我爸就是个银匠，我在家的时候给我爸烧火拉风匣，也不懂啥规矩。

乌鸦氏没想到她一片好心，却换来婆婆这一顿含沙射影的说辞，禁不住黯然神伤。

大上午的，王氏就张罗着要去丹桂茶园听赵瞎子的皮影戏，她本来不喜欢听戏，也得硬着头皮陪着。

丹桂茶园是吉林城最大的戏园子。场子的前排摆着几张桌，供着茶水瓜子类的小吃。场子后部是那种长木板凳，看戏的人一个挨一个地坐着，赶上戏码好的时候，场子的两边都是站客。王氏每次来，也不挑个地方，哪儿有地方坐哪儿，甚至不惜“啃槽帮”，自顾看着开心。乌鸦氏看着她跟周围那些三教九流的看客一样笑得前仰后合毫无顾忌，便皱起眉头。一转脸，原来还坐在旁边的牛子厚又不见了踪影，她问婆婆百顺去哪儿了。

王氏一指前台，说：“听，这不是他在唱吗？你听不出来？你掌柜的声音你听不出来？”

乌鸦氏就认真听了听，台上的皮影岳飞在唱，真是牛子厚的声音。

皮影戏演完了，王氏拉着乌鸦氏进了后面。牛子厚正帮着赵权衡收拾家什。赵权衡是个瞎子，二十多岁，带着一个皮影班从唐山过来，连着在这儿演了三个来月了，牛子厚有机会就跟着他学唱，学耍皮影，也学了个半拉架。

乌鸦氏进来的时候，赵权衡正跟牛子厚说得回唐山了，眼瞅着天冷了，这关外冻人了。

牛子厚就有些怅然，说：“那我再也看着你的皮影戏了？”

赵权衡笑笑，说：“没见过你这种少爷，咋就迷上了这一口？”听见王氏的声音，赵权衡又说，“大奶奶，少东家好嗓音，念白也好，还会身段，真是难得了。”

王氏开玩笑说：“小时候不该送他当跳墙和尚，把他卖给戏班就好了。”

牛子厚说：“赵大哥，我跟你学皮影戏吧！”

赵权衡连忙拒绝，说：“不敢不敢。戏子戏子，自古以来就是下三烂，给人开心解闷，上不得台面的。赵瞎子我眼虽瞎可心里明白。少爷，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千万别在这玩意儿上费工夫！”

乌鸦氏觉得倒是赵瞎子说得对，而牛子厚一个明眼人还不如一个瞎子明白事理。看着与赵权衡说说笑笑的婆婆和丈夫，她总觉得有些怪怪的。按理牛家也是个大户人家了，却与这些三教九流的人有着扯不清的关系。有一个小叫花子，人们都喊他小傻子，六七岁，其实不傻，就是穿得邋邋遢遢的，没爹没妈，跟着奶奶过活，却成天跟一群乞丐混日子，还时不时地来大院里找牛子厚玩，这让她很难适应，与人

说起来都觉得难为情。

夜深了，牛子厚还没有回屋，从他的书房，不时传出吱吱嘎嘎的二胡声。她去书房找他。书房里有书，可显眼的，还是四处摆着的各种乐器、戏曲道具、古玩，还有西洋玩物。牛子厚正修理着二胡，见她进来，说一会儿修好了，给你拉个好听的曲儿。

乌雅氏忍了忍，还是说了：“少爷，你已经娶亲了，是大人了，你这样玩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牛子厚有些不高兴：“我在做事，你咋说我是玩？”

乌雅氏说：“大丈夫应当以读书为重，求取功名，不能玩物丧志。”

“又来了，烦不烦那？”牛子厚修好了二胡，刚要开拉，听见乌雅氏这样说，先就烦了。

乌雅氏委屈地说：“我是为你好。”

牛子厚说：“志？啥是志啊？金榜题名，封官晋爵？你哥哥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不过是个举人，不还是废物一个？再说加官晋爵。我爸有钱，他想当官，花了几万两银子就捐了个户部四品郎中。我二叔当了兵马司副指挥使，说是没花钱，救驾有功皇帝封的。可他救的啥驾呀？皇帝爷逛窑子遇险了。这种官儿当不当有啥意思？”

牛子厚说得一套一套的，还跟着摇头晃脑，乌雅氏听这话就不对味儿，不高兴地说：“你咋专拣那上不得台面的事儿说？”

“算了，我不跟你说。真是扫兴！”牛子厚赌气走出了家门，乌雅氏喊了两声也没拦住。

这一晚上，牛子厚就没回屋，不知去了哪里。乌雅氏也几乎一夜没合眼，一大早，正坐着炕上抹眼泪，听见周焕忠在窗外喊大少爷，说大东家等着出门巡视呢！这个周焕忠是牛子厚的贴身跟班，两人差不多年龄，从小一起长大，牛子厚干好事干坏事都跑不了他。牛子厚一夜没回来，她虽然生气，到底还是放心不下，急忙擦了擦眼泪走出门去。

乌雅氏问：“小周，昨儿一晚上你没跟少爷在一起吗？”

周焕忠惊讶了：“少爷没在家睡？”

看周焕忠的样子，是真不知道牛子厚的去向。乌雅氏急了，催着周焕忠赶紧出去找，说这外面也是深秋了，早晚都凉，冻一宿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周焕忠听她这样说，反倒不以为然了，笑着说：“少奶奶，少爷又不缺心眼儿，他哪能让自个儿冻着！”

乌雅氏急了，说：“让你去就快去，贫啥嘴！”

周焕忠说：“少奶奶，别急，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乌雅氏问：“他能去哪儿？”

“花子房。”周焕忠也不多说，转身走了。

花子房是牛家专门为叫花子或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提供的住处，都是免费的。设一大通炕，能睡几十人，棚上用滑轮吊着一床大被子，落下来能罩住整炕上的人。大被子由花子房主控制，一升一降之间，就是一天的开始和结束。结婚前牛子厚常来这里跟叫花子们玩儿，挤在大炕上聊天，聊得太晚了，闭眼就睡着了。

还真让周焕忠说着了，他进来的时候，别的叫花子早跑出屋，该干吗干吗去了，只剩下了牛子厚，还躺在大炕上睡着。房主走过去，照着他的屁股就是一掌：“太阳照腚了，还不起来？”

牛子厚伸了个懒腰坐起来，朝房主一龇牙。房主愣了一下，认出他，有些难堪，牛子厚却哈哈大笑起来。

周焕忠说：“少东家，还笑呢！少奶奶可是在家里哭呢！”

第二章

4

牛祥麟自从离开吉林后，就没再回去过。远离了吉林，牛化麟管不到他，他也不插手牛家的生意，无非是花些银子。牛家就不缺银子，由着他花去，只要不惹是生非就行。牛二爷也乐得自在，在京城吃喝嫖赌，活得要多快活有多快活。这会儿，他刚从戏园子里回来，心情不错，骑着骡子慢悠悠地往家走，远远地，就看见周焕忠等在门口，他知道吉林来人了，兴奋了，高门大嗓地喊起来。

牛子厚闻声从屋里迎了出来，半跪着施礼：“二叔！侄儿给二叔请安了！”

牛祥麟摆手说：“别来旗人那一套！啥请安，是你媳妇教的吧？”

“二叔常在王公贵族间走动，怕是最讲礼节的。”牛子厚直起身说，笑着，露出了骨子里的那一种调皮。

牛祥麟说：“我顶烦那些俗礼，屁用没有。百顺，啥时候到的京？”

牛子厚告诉他：“刚到，六月初九出来的，一路上走了营口，大连，又到了唐山，天津，也走了两个来月。”

牛祥麟和牛子厚说着话走进客厅，坐下。牛子厚说给他带来一些家乡的嚼裹儿，让下人收起来了。牛祥麟乐了，说正想着呢，亏得我大侄儿惦记着我。牛子厚说起一路上巡视的自家买卖的情况。牛化麟让他跟着刘掌柜出来，就是想让他早日了解牛家的生意，也是想归拢归拢他的性子。他是第一次出远门，一路上的见闻让他开了眼，尤其牛家在各地的买卖，都开得红红火火的，他走到哪儿都像在自个家，吃饭住宿，根本就不用操心。他说：“二叔，想不到咱牛家的买卖这么多，这回要不是亲眼见着，还真说不清呢！”

牛祥麟对此好像不感兴趣，忽然问：“百顺，见着我的管家了？”

牛子厚说：“刚才只见几个下人，没见啥管家。”

牛祥麟诡秘地一笑，吩咐下人去把管家请来，又说，你来得正好，正好给我办件事。牛子厚说你吩咐就是了。牛祥麟说想让他给引荐一下，见见东宫娘娘，为今后晋身铺条路。牛子厚就显得很为难，牛祥麟却不以为然：“你是当今东宫太后的侄女婿呀！你报上名，谁敢不给你通禀？”

牛子厚说：“恕侄儿办不了。我最怕跟官家打交道。”

牛祥麟不高兴了，说：“没见过你这种人。人家都巴不得能有一门宫里的亲戚，

你倒好，这么硬的靠山都不靠。那可是当今太后啊！靠上她，不说一家鸡犬升天，那也是封妻荫子的事啊！”

牛子厚笑道：“二叔，你无妻无子的，封谁荫谁呀？”

牛祥麟一瞪眼说：“你骂我？”

牛子厚连忙说：“不敢。二叔，我给你指条路。我听说，如今在宫里说了算的，是西宫娘娘。你不是救过同治皇上的驾吗？西宫娘娘是同治皇上的嫡母，你如果靠上她，说你救过她儿子的命，说不定她会赏你一顶顶戴花翎，赐御前行走呢，那就天天能见到太后了！”

牛祥麟说：“你害我！同治爷死于梅毒，宫外一直都这么传说，可宫里总是遮遮掩掩的。我要是告诉西太后说我在窑子里救了同治爷的驾，那我不是找死吗？不愿帮我是不是？我不求你了。不过你记着牛犊子，等二叔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别来巴结我！”

两人正说着话，陈昌泰一脸笑容地走进来，作了个揖：“少东家，别来无恙啊！”

牛子厚就显得有些意外，看着他，转头问牛祥麟：“二叔，这就是你说的管家？”

牛祥麟说：“老朋友了，投奔我来，我自然是要收留的。”

牛子厚笑笑，说：“也多亏你收留了，在吉林那地界怕真是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儿呢！”

陈昌泰说：“少东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难料啊！我感谢二东家能赏我一碗饭吃。昌泰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个心胸狭隘的人，有些事儿是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啊！”

牛子厚听出了他的话音，笑笑，说：“陈掌柜的，好自为之吧！”

陈昌泰被牛化麟辞退的事，牛子厚是听说过的。只是他不当家，也不关心这个人后来的去向，却没想到他跑到京城，给牛祥麟当起了管家。不过细想想也就不以为怪了。牛祥麟在吉林时，陈昌泰就与他交好，他是个讲义气的人，陈昌泰落难，他自然是要收留的。牛子厚很想提醒二叔防备点儿陈昌泰，又一想也就没说出口。他知道他这个二叔做事着三不着两的，看着很精明一个人，可犯起浑来，那也是一塌糊涂。

牛祥麟张罗着留牛子厚吃饭，牛子厚因为陈昌泰的突然出现，觉得别扭，就不想留下，说刘掌柜还在源升庆等着呢。牛祥麟又说明天要请牛子厚听戏，谭叫天的戏。牛子厚一听有谭叫天的戏，立即来了精神，也不张罗走了，紧盯着问谭叫天唱什么戏。牛祥麟就卖关子说等明天看了自然就知道了。

第二天，牛祥麟说好要来源升庆接牛子厚去听谭叫天的戏，可左等右等不见他的身影，牛子厚就着急了，知道他这二叔是没准儿的，恐怕不知在哪儿寻乐子，早把昨天的约定忘到脑后了。他又怕错过了谭鑫培的戏，正心里急着，刘寿清看出了他的心事，主动说陪他去，他乐得答应了。两人坐上马车就奔了广德楼。

谭鑫培今天唱的是《四郎探母》，那一唱三叹的拖腔，那云遮月的嗓音，那潇洒

的做功，真是让人开了眼。牛子厚才知道什么是名角，听了名角的戏，他也才知道什么才是好戏。他对谭鑫培崇拜得五体投地，只恨自己以前没有机会认识谭鑫培。这次，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机会。他让刘寿清替他递上了自己的名帖。不料片刻工夫，名帖就被一伙计送了回来，带话说谭老板不想认识什么源升庆的少东家。

牛子厚的表情就有些怅怅的。刘寿清安慰他说谭老板是名角，想认识他巴结他的人多了，如果谁求见都答应，那谭老板肯定承受不了。见牛子厚没吭声，刘寿清便换了话题说：“少东家，前门那儿有个票房，叫赏心乐事，人气正旺，常有名角去票一场。哪天咱去看看？”

牛子厚一听又来了精神：“去！要是遇到名角，还真是开眼了！”

刘寿清笑：“少东家有这个瘾，圈拢大东家办一个戏班不就成了？想看啥名角看不到？”

牛子厚笑说：“我可不敢，我爸又得骂我不务正业了。要是在京城长住下去，能天天看戏也就知足了！”

隔一天，牛子厚跟着刘寿清来到了赏心乐事票房。这里果然热闹。票友们聚集一堂，有在场子中央唱的，有在下边切磋的。牛子厚和刘寿清寻个地儿坐下。环顾场子，只见黑压压的人头，台上的如醉如痴，台下的跃跃欲试。一个票友唱完，众票友就叫好，很给面子。这场面正合了牛子厚的意，可他忍着，毕竟初次到这个地方，不知道深浅，不敢造次。一旁的刘寿清早看出了他的心思，鼓动了两次，牛子厚终于按捺不住，乘着台上一个间歇走了上去，自报家门，话里话外透着谦和，说是初次登场，不揣冒昧，请各位前辈点拨点拨。说罢，与琴师定了定弦，一板一眼地唱了起来。正唱得陶醉，忽然见众票友纷纷站起身让着道，惶惑间，就看见谭鑫培走了进来。管事的搬把椅子摆在中间，谭鑫培坐了下来。

牛子厚心里有些发毛，也有些惊喜，没想到谭鑫培在这个时候来，正赶上他在唱，唱好唱坏，至少会给谭鑫培留下印象。在这种场合，谭鑫培大概不会继续拿名角的架子了。他稳了稳神，接着唱，唱完了走下台，走到谭鑫培面前，恭敬地作个揖说：“谭老前辈，晚辈久仰前辈英名，无缘得见尊容。今日偶遇，实在是三生有幸。请多加指教。”话说得文绉绉的，一反平日的随意，就是怕谭鑫培瞧不起他。

谭鑫培说道：“嗯，不错，唱得有点儿意思。你是谁家的少爷？以前没见过嘛！”

听谭鑫培这样说，牛子厚一反常态地腼腆起来，一时不知该怎么说了。

刘寿清急忙凑上前去，介绍说：“谭老板，他是鄙人的少东家，京城源升庆银号的少东家。刚从关外来京，请谭老板多多关照。”

谭鑫培一听这话，表情矜持起来，竟然站起身，说：“不敢当。谭某一戏子，不足挂齿，指教更不敢当。唱戏在我是谋生之技，在少爷来说，不过一游戏耳，不可同日而语。告辞！”

谭鑫培起身走了，票友们相拥着送别他，嘴里啧啧有声，表达着遗憾，还用眼角夹着牛子厚。

牛子厚闹了个尴尬，窘态十足地站在原地。他真不明白，他与谭鑫培素昧平

生，何至于这样当面让他难堪？

坐着马车回源升庆，一路上他都闷闷不乐。刘寿清说人都传谭老板这人脾气大，看来是真的了。

这次进京，牛子厚没再见到谭鑫培。他在京城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就跟着刘寿清走了，去巡视牛家在各地的买卖。入冬前，他得赶回吉林。

5

保祯坐在临街的茶馆里，透过窗户，他看见了一匹骡子。那骡子高高的，灰宗色的毛，在阳光下透着亮，四条腿修长，一步一步地迈着。冬日的街路，到处铺着积雪，骡子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如同踩在云上，给人展翅欲飞的感觉。保祯断定这是一匹好牲口，却没注意骑在骡子上的人。他就是注意了骑骡子的人，估计也还是对骡子感兴趣。他叫来店伙计，问那匹骡子是谁的。伙计说是牛二爷的。保祯说哪来的牛二爷，保公爷我怎么不认识。伙计就说不清了，说满街的人都叫他牛二爷。听说他那匹骡子神得很，跑起来连马都撵不上。保祯说你跟他说，保公爷我看好那匹骡子了，借我玩两天。

伙计再进来的时候，身后跟着牛二爷。牛二爷一进门就高门大嗓地喊：“谁要借二爷的兔灰骡子？”

牛祥麟很奇怪，谁有这么大的口气敢朝他借骡子？他在南城兵马司做事，专管缉盗防火抓贼的差事，平日里那些街头地痞无赖也没人敢惹他，这个要借骡子的人显然是在他面前装大了。牛二爷服过谁呀？他进得茶馆，也是存心要生事的。

保祯坐着没动，一脸不屑的表情，说：“这京城叫爷的多了，你是哪路的？”

牛二爷看着他，也矜持起来：“哟，是这位爷？有何见教啊？”

保祯说：“听说你这匹骡子挺特别，爷我想借来试试。”

牛祥麟打量着保祯，笑笑说：“借？知道我是谁吗？”

保祯被牛祥麟的表情弄火了，蛮横地说：“爷我就认识这匹骡子。”

牛祥麟一笑：“不想认识认识本二爷？”

保祯也笑笑，说：“在京城这地界，自称爷的可真不少。保公爷我眼拙，认不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冒充的。”

牛祥麟笑了，笑得很开心，很轻松，那表情就像见到了一个老朋友，笑过了，他说：“二爷我就让你认识认识哪个是真的。”说着出手一拳，把保祯打个满脸花。

保祯万万没有想到会挨这么一拳。他在内务府做主事，管着升平署里唱戏说书那摊子事，其实干的就是侍候太后的活儿，只不过一般见不到太后，但他跟太后身边的李莲英走得近，也就跟着沾了神气，远近的人走门子往往也能走到他这儿，他再去求李莲英，也能办成很多事，所以也算得上有本事的人。因为他干着宫里的事，是公事，人称保公爷，他自己也认，就这么叫开了。至于他干的是什么事，外人也不一定都说得清楚。别看他在宫里是奴才，出了宫，谁见了他不都是毕恭毕敬的？